

◆ 乡风民俗

端午节的“挂红”仪式

汪沛

在我的老家，大小河道像树叶的经络，其中的一条主要河流，左拐右绕，串连好几个村子，在一个闸口与外河隔埂贯通。汛期放洪，旱季蓄水，沿河两岸农家的防汛灌溉，全靠这个闸口一夫当关。外河在一年的不同时节里会呈现两种状态：雨季时，河面宽阔，颇有“大江东去”之气势，逼近岸堤的河水，浑黄浑黄，裹挟着岸边的杂物翻涌直下，令人生畏。我们很小的时候，外河在老人们口中，就是吃人的怪兽，小孩子是万万不能接近的。后来上学才知道，这条“吃人”的外河，就是李白为之作组诗十七首的秋浦河。

从小就生活在两河交汇的闸口附近，这两条河有我太多的童年印记，也承载了我对端午的最初认识。

每年的五月初五，划龙舟是雷打不动的仪式。端午节前的半月时间里，两岸的各个村子或者生产队都会张罗起一支支龙舟队伍，赛手或是在家务农的庄稼汉，或是外地返乡回来的农民工，又或是经营店铺的个体户，十几二十人的队伍，执桨、击鼓、敲锣、掌舵，各有分工。这些临时拼凑的队伍，虽然都不专业，但人人身强体壮。节前的一周时间里，他们会将高架的龙舟请下水试舵，完成本年度的赛前集训。

端午当天，每条龙舟会着清一色的“战衣”，红白黄蓝，再配上威严的龙头，顿时鲜活起来。

赛手们在内河纳彩送福，在外河竞速争魁，村里的大人无论多忙，也会放下手中的农活儿，在震天的锣鼓声中，领着小孩在岸边观看热闹，为自己的村队加油助威。于孩子而言，观看龙舟赛才算是真正过了端午，是吃粽子、挂艾草没办法替代的，以至于上大学后，我在外地吃着粽子过端午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

在大人的眼里，端午节并不只有龙舟赛。哪家要是盖了新房，结婚，生宝宝，或是开店做生意，都会在那天向龙舟“挂红”。这是个颇有趣味的场景：龙舟赛间隙，岸边的人们用竹竿挑着红布，又燃放鞭炮，以吸引龙舟驶来；等龙舟靠岸，人们再将提前准备好的红布、香烟、绿豆糕等“供奉”给赛手；选手们会扯下几根“龙须”送给那户人家作为“答谢”。这个时候，调皮的大孩子会找准机会，溜到龙头边上迅速地拽下一把龙须，马上跑开，举着“战利品”在同伴们面前炫耀，引来一束束羡慕嫉妒的目光。

“挂红”这样的仪式，是向龙王祈福，祈求家人平安顺利，祈求新生的宝宝健康成长，祈求生意红红火火。那几根“龙须”则会被老人们编织成手绳，给小孩戴在手腕或者脚腕上，辟邪驱灾。老人们还郑重其事地告诉小孩，戴着这个龙须绳，龙王爷就会保佑你们，落水后也不会被水猴子抓去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对此深信不疑。



鸣夏 李海波 摄

◆ 流年碎影

带饭上学

柳瑞林

我家住在偏远的乡镇，地广人稀，山高岭大，距学校有六七华里之远。乡下没通公路，上下学全是步走，山路弯弯，不是上岭就是下坡，天气正常，到校也得一个小时，遇上刮风下雨，山道泥泞，上学的时间更长。这么远的路程，中午回家吃饭是不可能的，所以学校要求所有的学生中午一律在校午餐，我们每次上学除了肩上背个书包，手里还要拎个茶缸或饭盒。

天不亮妈妈就起床做饭，等我们吃完饭，妈妈把午餐也装好了。在母亲的叮咛和嘱咐声中，我兴高采烈地上学去了。

贫穷年代，家家户户都缺衣少粮，我们上学带的中餐也是大人嘴里生下来的口粮，饭盒里装的不一定是饭，有时是几根红皮山芋，有时是玉米粑或荞麦粑或山芋干做的粑，或是几把蚕豆、豌豆，外加无油少盐的菜。

到了学校，先把书包放到教室的课桌上，然后把饭盒送到厨房交给炊事员，由他统一码放到木格子的大蒸笼中，用柴火蒸热。

十二点半，还没等到下第四节课，我的肚子就饿得咕咕叫，老师的前脚才迈出教室，我们就像一群小猪崽似的冲出教室，向厨房跑去，像跟别人抢饭一样，比赛跑还要快。我们从冒着热气的蒸笼里拿起各自的饭盒，回到教室，迫不及待地打开饭盒，狼吞虎咽，关系要好的同学互换中餐，“互通有无”。

上二年级时，有一次，我从厨房回教室的路上不小心滑倒，手里的茶缸甩了出去，本来就不多的饭菜撒了一地。我急得哇哇大哭，引来同学围观，他们把我从地上牵起来，几位关系要好的同学把自己的饭菜挖了几勺给我，我才没有饿肚子。

带饭的记忆是苦涩的，也是温馨的，大家都是家境贫寒，带的都是简陋的饭菜，不会攀比，有时大家把饭菜混在一起，边说笑边吃，时间长了，带饭的同学结成了“饭局联盟”，大家相约一起考上初中、高中，然后再考上理想的大学。

到了初中和高中，学校有了食堂，星期天下午上学时，只需带米交给管伙食的老师，过秤后领来饭票，凭饭票到食堂打饭，我们就不要带饭了。参加工作后，大家见面还常常忆起带饭上学时的情景，心里都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和温暖。

◆ 风中传说

深山“藏宝图”

徐琳

清咸丰年间，此地有一村庄，叫储村。储村不大，住着十来户人家，靠着茶山、林木，以及不多的山地，过着清静日子。

储村有一储姓员外，早年宦游在外，晚年隐居乡里，喜欢舞文弄墨，乐善好施，人皆敬之，服之。储员外，年近古稀，膝下只有一女，年方二八。储姑娘生得水灵，目如秋波，肤如凝脂，性如蕙，静若水。她孝顺父母，勤俭持家，平日里裁衣绣花的活儿倒也不少干。储员外视之如掌上明珠，从姑娘幼年起，即亲授诗文书画，储姑娘经年下来，内外兼修，无所不能。

正所谓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储姑娘长到待嫁年纪，十里八乡上门求亲者络绎不绝，其中不乏青年才俊。说来也怪，竟是没有一个叫储姑娘合心合意的。储姑娘向来敬父爱母，但在择婿这件事情上，却自有主意。储员外夫妻又极开明，自是由着她去。如此蹉跎，储姑娘也渐年纪不小了。

这年上巳节，日暖风轻，储姑娘在家中女婢的陪同下出庄踏青。秋浦河畔，新枝嫩叶，溪清波明，游人皆着盛装，三三两两，赏景逗趣。忽一阵风来，

女婢手中的遮阳伞脱手而去，女婢慌忙去追，遮阳伞撞到一个青年男子身上，男子不愤不恼，顺手抓住，举起一看，正看到急急追来的女婢。女婢看男子拿着的正是自己的伞，一时窘了，口拙而不得言。储姑娘走过来，目视男子，眼神温柔，欠身施礼，“对不住公子，风大，丫头失手脱伞，惊扰了。”

青年男子眼见女子姿容靓丽，吐气如兰，一时惊为天人，略一恍惚，立时眉一扬，唇一动，拱手回礼：“无妨无妨，

小姐不必介怀，风无意罢了。”

小小的意外，让一对俊男靓女眸动心驰。男子是谢家湾谢财主家的独子。谢公子眉清目秀，难得的才貌俱全。谢公子心下视储姑娘为佳偶，而储姑娘也是芳心大悦，二人不免多看对方几眼，竟是一见钟情，二见倾心。末了道别，情深深，意绵绵，互定终身。

谢公子归家，当即向父母禀明心意，谢财主夫妇也访得储姑娘美名，便备下大礼，托媒人上储家求亲。储员外夫妻一看谢公子有礼有节，一表人才，又难得女儿满意，便欣然允诺。就此，姻缘定，择良辰，迎佳人。一对有缘人情投意合，琴瑟和鸣。

咸丰四年(1854)，恰逢乱世，长毛(太平军)作怪，一路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此时，储姑娘怀孕才三个月，便饮恨吞泪，收拾家中金银细软，与夫君欲带着父母逃至山林。储员外夫妻自知年事已高，腿脚不利索，行动迟缓，怕是逃不脱，便将家中财宝埋于地下，留一藏宝图交于储姑娘，只望其逃脱后再从长计议。长毛闻此消息，立即派人追捕储姑娘一家。可怜储姑娘一女儿身，逃亡中，家人俱散，其身怀有孕，被追至河畔，无处可逃，只得涉水渡河，又翻山越岭，逃到深山之中。山有一坳，名查里坑，内有一天坑，深不见底。储姑娘眼见前方无路，后方长毛又紧追不舍。与其遭恶人抢夺糟蹋，不如自毁，留得一生清白，遂纵身一跃，魂断天坑。几个长毛追至天坑边，向下一看，阴风阵阵，幽深可怖，一时间也无人敢以身犯险，下坑查看。领头的人大怒，着人以巨石封住洞口，随即散去。

时过境迁，一年又一年，山上的草木越长越盛，当年的天坑已无人知晓其具体位置。储姑娘、储姑娘的爱情，以及她随身携带的藏宝图，便一齐归于混沌。直至今日，民间仍传，经常有人上山寻宝，却终不可得。长山只留下储姑娘的美名，和她与谢公子的短暂情缘。

